

《消闲报》与连载小说之初起

何 宏 玲

在近代小说的变革历程中，报刊连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。探索小说连载的初起情状，有利于我们对这一历程的理解。上海文艺报纸《消闲报》中的小说刊载恰为我们提供一窥究竟的契机。

回顾近代报刊的小说连载，较早的是《申报》1872年发表的三部翻译小说：《谈瀛小录》、《一睡七十年》和《乃苏国奇闻》。在此之后，又有梁启超主持的《时务报》刊登英国柯南道尔的《滑震笔记》（即侦探小说《福尔摩斯探案》）。若以“主义可拿来，问题须土产”的视角来看，连载的这些小说属于翻译作品，真正原创的连载小说尚未出现，也就是说，报载的形式还未能触及小说创作的本身。直至《消闲报》中刊登几种小说，才首次出现白话报载小说的创作。

《消闲报》为《字林沪报》免费附送的报纸，新闻史上一般称之为中国最早的文藝副刊，它具备完整的小报形式，与当时其他娱乐小报如《游戏报》等并无二致。1898年2月12日，在《消闲报》创办近三个月的时候，报中有一则《戏馆寻书，莽小子失心遇鬼》的趣闻，这个趣闻被连续讲述，最后被命名为《天仙茶园有鬼记》，而具有了小说的形式。之后又登出《四大金刚》和《乡人入城》等小说，开启近代小说的一种书写风气。

《天仙茶园有鬼记》第一回开始刊登时，与当时报纸中其它趣闻并无显著区别，其被编排在新闻消息之中，标题与上则新闻的题目《书场点戏，土老儿得意忘形》形成对偶，恰符合《消闲报》“新闻若干，则标题俱用对偶”^{*1}的体例。所不同的，这则新闻在叙述中采用了章回演义体。开头是“话说宁波鄞县东有一人，姓张名庆禄”的话头；行文中间则有“闲话休提，且说”、“看官”等字样；结束处是一煞尾诗：“只为顽痰迷本性，致令人鬼不能分”。此故事共连载了8回，分别登载于2月12日、

2月13日、2月15日、2月16日、2月17日、2月20日、2月23日、2月25日的报纸上。在全文结束时，作者说明，这一连载故事叫做《天仙茶园有鬼记》（下称《天仙茶园》）。

小说围绕着天仙茶园，讲述了一系列神秘的鬼魅事件：一个患失心疯病的孩子被天仙茶园的鬼吓死；看见这孩子棺材的妓女遇鬼而晕倒；妓女的客人许客迎面撞见花脸鬼；许客的朋友石客讲述茶园以往的鬼魂；石姓客人归途打鬼；鬼入石姓客人梦中。情节曲折离奇，悬念迭起。从题材类型来说，此故事可以归入传统的志怪小说。但与之相较，《天仙茶园》没有此类小说常有的道德劝诫的主题。在这里，人物的善、恶以及命运的轮回皆被略过，作者的目的仅在于突出故事本身的奇异。因此，作者在题材选择及背景设置上都有巧妙的安排。小说讲述的是鬼的故事，符合煽情主义的价值观念，即人对未知的世界有永恒的好奇心。书中曾描述众人痴迷于鬼故事的情形：“娘姨大姐却又急于要听说鬼，都不肯动。校书连急带笑的道：‘你们且去招呼外场，石老爷等你们来了再说便了’。于是一个大姐匆匆去了一会，即刻便翻身而回”^{*2}。鬼的故事又恰恰发生在著名的天仙茶园，凡上海的时髦士女、有闲阶层多喜欢去那里看戏消遣，凡去过或听说过“天仙茶园”的人，大概都会对此有点兴趣，显然，小说的题材选择符合报纸读者的心理。

而小说的创作动机又是怎样？据作者交代：

据这班恶鬼所说是说要讨替的。我若缄口不言，确是于心不忍；欲待传将出去，又苦只生得一张嘴，说不了许多事故。寻思无计，遂仿演义格式，撰了数回书，封作一信，送到《消闲报》馆。《消闲报》同人得了此信，不忍重违其意，乃为之分日排登报端，至于此书的总名是叫做《天仙茶园有鬼记》。^{*3}

原来，作者是要借助于《消闲报》的媒介功能，更快、更广地传播天仙茶园有鬼的消息。由此我们才恍然理解前文中的一段插话：在失心疯的孩子（阿光）被吓死之后，抬棺材的土工走过大街，看热闹的人们议论纷纷。作者在其中插入解释道：“原来阿光被吓的事，早已三三两两，传述开了。更兼《消闲报》探访人采作新闻，益发通国皆知”。混在人群中的妓女张校书也知道了此事，心中为此不畅。恰有一位徐姓客人来到，两人不免攀谈：

许客说道：“天下事无奇不有，天仙茶园居然出了鬼了”。校书连忙接口道：“我知道了，这是《消闲报》上的故事”。许客怒道：“你这个人忒煞聪明

了，我心里的事故都是你先晓得的，这是我邻居的事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何必一定要那《消闲报》才晓得呢。我知道你看了几天《消闲报》，便以为见多识广，妄自尊大了”。*4

这一席话说得张校书闭口无言，亦让读者感到蹊跷。因为从故事情节逻辑看，这段插话本没必要，而过激的语气及插入的生硬使其格外突兀，有损于小说的整体感。但如果换个角度，从突出《消闲报》的自身形象来看，它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《天仙茶园》的作者是否借妓女对《消闲报》的信奉不疑和徐姓客人的愤怒，以一正一反的对照，来宣扬《消闲报》传播信息的功能呢？检阅《消闲报》，其创刊第二号，即1897年11月25日上以对偶标题登载的两则消息，可以证明这一猜测并非全无凭据。这两则消息分别以“戏馆颇占便宜”和“书场不受抬举”为题，前者称各戏馆在《消闲报》登广告，“登一报告白而得连登两报，谓非颇占便宜乎？”；后者则嘲讽书场的老板竟然不懂告白的妙处，“除柴樛云所开之论交楼及一层楼上之天乐窝依允外，余皆互相观望”。实在是太不开窍。《消闲报》是一份商业报纸，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靠报纸销量和广告来决定，因此，报纸必须要拉拢读者以吸引定单，同时也要开通风气，这使我们意识到，《天仙茶园》的写作动机，除了以奇闻来吸引读者外，借机说明《消闲报》迅速广泛的传播功能也是一个重要目的。在阅报风气还并不是十分开通的当日，这种做法倒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自我宣传策略，同时又为报纸潜在的广告客户敲了警钟。

继《天仙茶园》之后，发表的小说是《四大金刚》。从1898年3月3日至3月22日，共连载了19回。在连载的第一回中，有一段前言，云：

《消闲报》自从仿演义体裁，撰了《天仙茶园有鬼记》数回书，荷蒙阅报诸君同声许可，甚至有人致书本馆怂恿续撰的。试想一家天仙茶园能有得多少故事，焉能撰得许多书呢！但是既承诸君谆谆雅嘱，又不能不顺顺人情，故另外寻些事故出来，再撰几回稗官野史，以饜众目。

可以看出，《消闲报》的小说连载受到了读者的欢迎，这证明了演义体在报纸上的出现得到认可；再者，续登《四大金刚》是对《天仙茶园》的回应；重要的是，我们由此还了解到，《天仙茶园》的连载，只是《消闲报》编者试探性的初步尝试，其效果如何，最初亦未能预料。但借助报纸的迅速流通以及与读者间的及时互动，连载小说

的形式很快得到确立，这无疑推动了近代小说的写作。

由于某种原因，《四大金刚》的连载遽然中止，这是殊为可惜的事情。因为《四大金刚》比《天仙茶园》表现出更成熟的连载体特征。首先是《四大金刚》的连载时间与版面位置都相对固定，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自我约束规则，不像《天仙茶园》的连载时断时续，较为随意。其次，《四大金刚》比《天仙茶园》具有更完备的人物、情节设计，从它后来被演绎为百回的长篇小说，即非《天仙茶园》短短八回可比。《四大金刚》以当时小报中的当红妓女“四大金刚”为对象，展示了洋场生活的情景。小说从主题构思到情节设置，都对《游戏报》与《消闲报》登载的“四大金刚”系列新闻有所借鉴。此书后来由作者补足，在同年的季夏，由文宜书局出版前后两集，共100回，取名为《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》。^{*5}

这两部小说的刊登显示了连载小说的初步成功。一个多月之后，1898年5月4日，《消闲报》开始刊登一部新的小说《乡人入城》。小说共17回，连载于5月4日到20日间。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小说的作者是谁。据文中笔意猜测，应该是《消闲报》的编者，很大的可能性是当时大病初愈、重新主持报务的主笔高太痴。

不知是无意的巧合，还是特意的安排，《乡人入城》第一次连载的时间，正好是西人春季跑马节的第一天。新闻《春赛新词》描述了赛马的盛况：“昨日为寓沪西商春赛第一日。惠风和畅，丽日清明，裙屐来观，万人空巷”^{*6}。记者以赏玩的口吻，渲染了令人神往的热闹场景，而于此，都市的繁华也触目可及。在接下来的《演懵懂乡人》，也就是《乡人入城》第一回中，便出现了这么一位对城市无限向往的广东乡下人。“他听人说得省城里，十分的繁华富丽，便到了做梦的时候，也好像到了省城呢。但是梦不当真，那里就能像亲身阅历的仔细。因此心心念念，要到省城里去逛逛”^{*7}。这两个文本的并列，如同编者主导的一出双簧戏。借助于演义故事中广东乡下人的形象，为报纸树立了一个生动的对话者。

富有趣味的是，作者选择的乡下人是一个既愚昧又固执的“蠢徒”。如果我们不将其理解为城里人对乡下人的集体想像，它的实际作用更在于便利作者安排情节以及穿插笑话。比如小说写乡下人对城市的想像：

却说那乡下人，不曾进城的时候，他预先拉了一个常常进城的人，仔细问他道：“城有那么大，城有那么高？城里的人，可也有鼻头眼睛嘴巴耳朵眉毛；城里的人，可也是肚子饿了就吃饭，口里干了就喝茶，身子倦了就睡觉，肚子胀了就撒尿……”^{*8}

这段夸张的修辞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笔法，其中一些意象的塑造缘自于对笑话的改写。而从之以后小说所安排的一些荒谬可笑的情节来看，安排一个蠢且愚的主人公是必要的，他成为带动故事发展的合理因素。很快，乡下人先是因啰嗦而饱受酒鬼的一顿老拳，接着痰迷心窍而发了疯，然后因被吊死鬼找为替代而昏死过去，由乡下人生病请医生小说把笔触转向对晚清医界的描写。从十二到十五回，以四回的笔墨着力刻画庸医之可笑：

这医生，虽没有什么本领，却喜他一些架子也不摆。有人要请他看病，一呼即到。却不像城中的医生，本是没人请他，他却要装出许多体面。一有人请，也不管人家性命，就是一早去拔了号，也要弄到半夜三更，方才上门。其实城市中那些时髦医生，不过仗他的运气。本领呢，也像这乡下医生不相上下的。所以有两句俗语就说得好，道是“趁我十年运，有病早来医”。看官们，你想目今的医道，还能够收拾吗？*9

从小说艺术来说，这不能不说一种主题的偏离，但由于在报纸连载，读者和作者皆不在意小说结构框架的严密与否，只求每日阅报的会心快意。《乡人入城》围绕着一个乡下蠢徒渴望进城的强烈愿望，描绘了“弄成怪怪奇奇事，笑煞千千万万人”的诸多可笑事情。小说通过具体的场景表现乡人如何仰慕城市：写他对城市荒诞的想象；对城市魂牵梦绕以致饱尝老拳；因入城的意愿过于执着被吊死鬼引诱而几陷鬼门关等。乡下人没能进得城来，却已经历了一番生死劫难。小说的写作动机或许缘于这时期报纸舆论倾向的触动。各家小报常常对某进城的乡下人因路边野鸡拉客落荒而逃、乡下老太爷受人愚弄，把戏台上举止看作是城里的礼仪规矩*10等轶事津津乐道。随着时尚的流行，“乡巴佬”成为一种戏谑主题。这种主题的适时出现，一方面显示出近代以来，由于都市文明的发展而带来的城乡差别增大的现实；一方面也显示了以报纸为媒介的信息传播开始参与生活观念的制造。小说对流行话题的参与预示着它介入大众流通的可能性。

《消闲报》的小说连载，并非偶然的灵机一动，而是经历了一段较长的酝酿过程。《字林沪报》本以附送小说闻名，其主笔蔡尔康利用他在《申报》主编《寰瀛画报》及聚珍版丛书时收集到的珍本秘笈，刊印后随报附送，如“《野叟曝言》、《七侠五义》、《蜃楼外史》，《异迹仙踪》，《老饕赘语》等类，合而计之，名目繁多，

实为他报所未有，而亦有目者所共赏” *11。作为《字林沪报》免费附送的副刊报纸，《消闲报》承继了之前所附送的诗集、小说的阅读功能，因此，也自然易与小说发生关联。故在《释〈消闲报〉命名之义》中编者声明：“甚或读书童子，读史传不得其门者，谈《聊斋志异》乃足启其聪明；读毛诗不知其义者，诵元人曲本乃适以开其智窍。此无他，庄重难明，诙谐易入耳” *12。将报纸比作小说或戏曲，确实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认识。

近代上海是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，《消闲报》的编者对此有充分的认识。在创刊号的告白中，他们这样表明自己的办报决心：“余受委托甚重用，是再四思维，不禁奋然以兴曰：如《沪报》不欲有所附送则已，苟欲附送，焉得穷夫？不闻诸圣人之言乎，‘穷则变，变则通’。时哉时哉，亦何为而不变通哉！变通之法奈何？则如附送此《消闲报》是已”。面临困境，编者们的创新求变的激情呼之欲出。但如何开创新的写作模式，以迎合大众的阅读兴趣，这完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课题。正如他们所感慨的：

诗集既中止矣，小说亦将告终。本欲仍照旧章，再行别择。第念诗集未必能雅俗相宜，至于小说则大抵尘羹土饭，人将唾弃之弗遑。即强改其名，亦徒掩一时耳目。果谁能戛戛独造，以快阅者之心。 *13

虽然新奇悦目的小说曾引起人们的兴趣，毕竟旧章难达新情，新的小说写作势在必行。这正是《消闲报》决定连载新撰小说的历史原因。

正如前文所论，连载小说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题材的现实性。之所以如此，与小说的发表情境有相当之关系。《消闲报》上的小说连载都没有固定栏目，而是混迹于那些轶闻趣事的新闻之中。小说的回目标题不再是传统对偶回目，而是单句，并与前一则新闻标题形成对偶。以连载的第一种小说《天仙茶园有鬼记》为例：

第一回：《戏馆寻书莽小子失心遇鬼》（1898年2月12日）

前一栏新闻标题：《书场点戏土老儿得意忘形》

第三回：《是耶非耶真耶伪耶》（2月15日）

前一栏新闻标题：《时也命也运也数也》

第五回：《香魂已返又闻节外生枝》（2月18日）

前一栏新闻标题：《臭贼狂奔竟学雪中送炭》

这表明连载小说在开始出现时，正是借助于报纸新闻的传播而给予自己一种自然的面世方式。而小说之能够与新闻共处，又与早期《消闲报》的编排方式密不可分。《消闲报》一般首列论说文一篇，其次为新闻数则，后幅殿以诗词。如果勉强将之称为栏目设置，则其在栏目分类上，对文体特征的强调超过对内容的区别。小说与新闻由于都是叙事文体，就被归为一栏。

小说题材的现实化是势在必行的要求，但真正使之付诸实践，尚需始作俑者的努力。早在1895年，传教士傅兰雅在《申报》和《万国公报》上登出“求著时新小说启”的征文启事，即已发出对“述事务取近今易有，切莫抄袭旧套”的新小说的呼吁^{*14}。在九个月后，征文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。“或演案稀奇，事多不近情理；或述事虚幻，情景每取梦寐；或出语浅俗，言多土白”^{*15}，能够选印出来的小说为数不多。理论的号召不等于真正的创作实践，小说能否达到理想的目标，或者如何达到，必须接受大众阅读口味的检验。而报纸连载小说以报纸迅速广泛的传播特点，较好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，为探索新小说的艺术实践提供了有效的空间。从上文对连载小说作者的判断来看，首先出来实验新的写作方式的人，即是吴趼人，结合吴趼人后来在小说领域的重大贡献，成为晚清最具备专业小说家资历的事实考虑，《消闲报》上的连载小说，不应是完全埋在历史尘埃中的牺牲品。

首先，在连载小说中，借助于模拟的“访事人”身份，出现了限制叙事的视角写作，如《天仙茶园》中云：“至于去后是如何情形，《消闲报》的访事人只能慢慢的去打听，所以暂时搁下，待后文再行分割了”^{*16}。当然，吴趼人后来成为晚清小说家中最有创新性的一位，尤其在叙事视角方面，他的成就无人可及，也许这恰是最初的渊源。

诞生于报纸之中的连载小说，在语言风格上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报纸的熏染。至于《消闲报》的风格，在其自明心迹的一条消息有过清楚的交待：“因访诸本《字林西报》，知泰西各国素有‘康蜜克’报。‘康蜜克’，译言，引人发笑也。此等报种类繁多，名目不一，‘康蜜克’特总名耳。故仿其法，逐日附送《消闲报》一纸”^{*17}。对稀奇发笑、艳冶娱情的效果追求，使报纸的文字比较活泼，不拘一格，常常具有婉而多讽的意味。这种风格的小报在19世纪的最后两年及20世纪的前几年，在上海忽如雨后春笋，出现了几十种。正如传教士傅兰雅所注意到的：“现代的趋势是朝着一种流行、轻松的中国文风发展；对于报纸和大众文学的需求使之必不可少。这两者必须用一种大部分读者容易看懂的方式写成，以便确保大量迅速的销售”^{*18}。探究

此种现象的产生将是一篇长文，在此存而不论。这种嘲讽的、令人发笑的语言特征，在《四大金刚》和《乡人入城》中都有显著体现。如《乡人入城》写乡下庸医一节云：

这个乡下医生，诊了一回脉，弄得他满头大汗。众人都道是天气炎热，忙忙取了扇子，替他扇着，哪里晓得他，心里怕的是病人发疯，挣断了绳索挨他的打。心里一慌，将三个指头，诊到了指背上去。引得众人嗤的笑了出来，他方才觉得。急急的将手掉转，面孔也通红了；头上的汗，也越发多了。等到两只手诊完，众人挤了一块手巾，给他揩过，方觉得好些。他就老着脸道：“这个病大约今生是不能好的了”。*19

在近代上海，医生如同报人、书画家或者商号的老板一样，成为都市中的“闻人”。他们的名号经常出现在报纸的告白中，为招揽生意而沽名求誉，其中名不符实的庸医所在多有。作者兴之所致，随意点染，便将胸无识见、草菅人命的庸医嘲弄于笔端。

在故事情节构思上，连载小说亦表现出灵活自如的结构特征。《天仙茶园》的几个鬼故事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，人物的出场都是为了情节发展而随意穿插。患失心疯的孩子阿光的父母曾经登场过，并有基本的身份介绍，如住所、职业、阶层等。但随着阿光死去，这一人物群体随之退场。妓女张校书和许客的出场都是因遇见鬼；在张校书与许客之间凭空插入石客，也是为了讲述鬼的故事以及揭开谜底。《乡人进城》中，围绕进城而发生的一系列变故，在情节上都有极大的偶然性；由乡人入城转入对庸医刻画，整整四回笔墨完全是旁枝逸出。出于报纸每日刊登的需要，使作者不得不根据现实处境，随时调整情节；同时，报载片断连载的特点，也淡化了小说结构上的逻辑关系。

总的来说，报人之参与小说写作，一方面属于其编撰工作中的一部分，与传统文人“独是子夜荧荧，灯昏欲蕊；萧斋瑟瑟，案冷疑冰”*20的孤寂的写作历程自是不同；另一方面，受报纸“为民喉舌”的社会责任感的影响，他们自然地承担起记录和影写时代的新使命。于是，裹挟着现代印刷技术的传播媒介报纸，不但为小说开拓了新的市场需要与刊载空间，同时也为小说的题材、主旨打开广阔的思路，是近代小说突起的真正契机。

罍

【注】

- 1) 《沪报附送<消闲报>说》，《消闲报》，1897年11月24日。
- 2) 《通宵说鬼》，《消闲报》，1898年2月20日。
- 3) 《说鬼毕》，《消闲报》，1898年2月25日。
- 4) 《是耶非耶，真耶伪耶》，《消闲报》，1898年2月15日。
- 5) 《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》有1898年版本，其分初、续集先后出书，见《笑林报》1898年7月14日及1898年9月5日所登广告。
- 6) 《消闲报》，1898年5月4日。
- 7) 《諠（按：在下期连载中，编者注明应改为“演”字）懵懂乡人》，《消闲报》，1898年5月4日。
- 8) 《乡人饱老拳》，《消闲报》，1898年5月8日。
- 9) 《写庸医言归正传》，《消闲报》，1898年5月16日。
- 10) 《乡下老太爷》，《消闲报》，1898年3月27日。
- 11) 《<沪报>附送<消闲报>说》，《消闲报》，1897年11月24日。
- 12) 《消闲报》，1897年11月25日。
- 13) 《<沪报>附送<消闲报>说》，《消闲报》，1897年11月24日。
- 14) 《求著时新小说启》，《申报》，1895年5月25日。又见于《万国公报》（上海），第77期，1895年6月。
- 15) 《时新小说出案》，《万国公报》，第86期，1895年11月。
- 16) 《香魂已返又闻节外生枝》，《消闲报》，1898年2月18日。
- 17) 《消闲有本》，1898年1月7日。
- 18) 转引自《The Literature of China》，韩南《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》。
- 19) 《写庸医言归正传》《消闲报》，1898年5月16日。
- 20) 蒲松龄《聊斋自志》，《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》，第161页，武汉：长江文艺出版社，1982。

(HE Hongling)